

□ 尚法斋

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米西索加市，有一个看似普通的家庭，母亲琳达独自抚养着三个孩子，大女儿桑德拉16岁，小女儿贝丝15岁，还有一个年幼的儿子。本该充满爱与温暖的家，却在2003年1月18日那个寒冷的夜晚，被一场罪恶的阴谋打破，走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。

酗酒的母亲

琳达曾经也拥有幸福的婚姻，和丈夫一起憧憬着美好的未来。然而，命运却对她开了个残酷的玩笑，丈夫无情地抛弃了家庭，留下她独自面对生活的重重压力。为了给孩子们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，琳达不得不每天打两份工，从早忙到晚，身心俱疲。

生活的重担压得琳达喘不过气来，她逐渐陷入了抑郁的泥沼，无法自拔。为了麻痹自己，逃避现实的痛苦，她开始借酒消愁，酗酒的问题越来越严重。每天下班回家，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酒杯，一杯接一杯地灌下去，直到自己酩酊大醉。

随着酗酒问题的日益严重，琳达的行为变得越来越不可理喻。她开始对孩子们大喊大叫，稍有不顺心就大发雷霆。家里的经济状况也因为她的酗酒变得更加窘迫，大部分的收入都被她用来买酒，孩子们的生活变得捉襟见肘。桑德拉和贝丝看着母亲的变化，心中充满了无奈和怨恨。她们渴望像其他孩子一样，有一个温暖、和睦的家庭，有一个关心她们、照顾她们的母亲。然而，现实却让她们的希望一次次破灭。

在桑德拉12岁那年，母亲的新男友道格走进了她们的生活。起初，道格看起来似乎是个不错的人，可没过多久，他的真面目就暴露了出来。他不仅脾气暴躁，经常乱发脾气，还对桑德拉和贝丝动起了歪脑筋。

趁琳达不在家的时候，道格对年仅12岁的桑德拉伸出了罪恶的魔爪。桑德拉和贝丝面对继父的欺负，感到无比恐惧和无助。她们不敢反抗，也不敢告诉母亲，只能默默忍受着这一切。在道格的威逼下，她们选择了沉默，将痛苦深深地埋在心底。

终于，在2001年，道格的家庭暴力行为被发现，他受到了法律的制裁，离开了这个家。

然而，这段痛苦的经历却给桑德拉和贝丝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心理创伤，她们的心灵变得更加脆弱和敏感。

经过这件事，琳达的精神状态变得更差了，酗酒的情况也愈发严重。她每天都沉浸在酒精的世界里，对孩子们的关心越来越少。

桑德拉和贝丝看着母亲的样子，心中的怨恨不断积累。她们觉得母亲为了喝酒，不顾家庭，不顾她们的感受，让她们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。再加上她们了解到母亲购买了人身保险，一旦母亲去世，她们就能获得一笔可观的保险金。这个想法在她们心中种下了罪恶的种子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颗种子逐渐生根发芽。

恶魔姐妹合谋，溺杀亲生母亲

浴缸里的谋杀案



资料照片

罪恶的谋杀

2003年1月18日，这是一个让整个家庭陷入绝望的日子。桑德拉和贝丝经过长时间的策划，决定在这一天实施她们的罪恶计划。她们先是让母亲喝下了大量的伏特加，看着母亲渐渐醉倒，神志不清。然后，她们又给母亲喂下了含有可待因的药片，这种药物可以进一步麻痹母亲的神经，让她失去反抗能力。

一切准备就绪后，姐妹俩戴上手套，小心翼翼地将母亲扶进了浴缸。她们看着母亲躺在浴缸里，心中没有丝毫的怜悯和愧疚，只有对金钱的渴望和对未来“美好生活”的幻想。姐姐桑德拉双手用力，将母亲的头摁入水中，母亲在水中拼命挣扎，但由于酒精和药物的作用，她的反抗显得那么无力。贝丝在一旁看着，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紧张和兴奋。就这样，母亲在浴缸中逐渐停止了挣扎，生命也随之消逝。

杀死母亲后，姐妹俩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慌乱。她们冷静地处理好现场，确保没有留下任何证据。然后，她们若无其事地出门，和朋友去附近的餐厅吃饭喝酒，制造不在场证明。在餐厅里，她们谈笑风生，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。

晚上10点半左右，姐妹俩回到

家中，假装惊慌地拨打了报警电话。在电话里，她们痛哭流涕，声称母亲在洗澡时发生了意外，已经没有了呼吸。

警察和救护人员迅速赶到现场，看到的是躺在浴缸里已经死亡的琳达。警方对现场进行了仔细勘查，发现屋子没有被闯入的迹象，家里的物品也没有丢失。琳达的身上没有明显的伤痕，浴室物品摆放整齐，没有挣扎的痕迹。唯一的异常就是她血液中的酒精浓度极高，达到了每100毫升400毫克，是醉驾标准的5倍。再加上姐妹俩的口供，警方初步认定这是一起因酗酒导致的意外溺亡事件。

真相大白

案件看似就这样了结了，但真相永远不会被掩埋。

11个月后的2003年12月，一个名叫查理的年轻人来到警局，他向警方透露了一个惊人的秘密：琳达的死并非意外，而是她的两个女儿桑德拉和贝丝精心策划的谋杀。查理称，这个消息是桑德拉亲口告诉他的，并且桑德拉还详细描述了作案的过程和细节。

警方对查理的话半信半疑，但他们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线索，决定展开深入调查。为了获取确凿的证据，警方实施了一个卧底计划。他们借给查理一辆安装了监控设备的车，让他约桑德拉和贝丝出去玩，试图套

出她们的口供。

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，查理频繁地和姐妹俩接触。桑德拉和贝丝因为吸食大麻的习惯，对查理的邀约没有丝毫怀疑，每次都欣然赴约。在车上，查理有意无意地引导她们谈论杀害母亲的事情。姐妹俩不仅没有丝毫防备，反而得意洋洋地讲述着她们的“完美犯罪”，觉得成功骗过警方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。

警方通过监控设备，录下了姐妹俩的所有谈话内容。这些录音和视频成为了指控她们的关键证据。警方还在她们的电脑上发现了大量搜索酒精、泰诺以及混合使用等记录，以及她们和朋友的聊天内容中，有大量有关“如何除掉母亲”的信息。法医也重新检验了琳达的血液，发现其中除了高浓度的酒精之外，还含有三倍于安全剂量的可待因。

2004年1月21日，警方根据掌握的证据，正式逮捕了桑德拉和贝丝。案件重新进入调查阶段，由于两人还是未成年人，调查期间被关在青少年惩戒中心，并且为了防止她们串供，两人被分开关押。

在初期的询问中，姐妹俩坚决否认罪行，还拿出了案发当天晚上6点到10点半期间，和朋友们在餐馆吃饭的不在场证明，有朋友的口供和餐馆的监控录像为证。

然而，警方通过犯罪专家的推算，结合浴缸内的水温和水深，以及法医对琳达遗体的检查，推断出琳达的死亡时间可以在6点之前，成功打破了她们的不在场证明。

面对铁证如山，姐妹俩终于无法再抵赖。检方综合所有证据，对她们提出了谋杀指控。这起案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，人们无法相信，两个未成年的女孩竟然会做出如此残忍的事情。

2005年11月，审判正式开始。桑德拉和贝丝依旧试图否认罪行，但法官布鲁斯·邓肯在结案时表示：“琳达一个人独自撑起四口之家，她每天打两份工，精疲力尽地回到家之后，只能靠酒精来麻痹自己。她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自己费尽心思要抚养长大的女儿，竟然为了钱对她起了杀心。桑德拉和贝丝经过长久的计划，准备了一场完美犯罪，几乎成功了。好在真相水落石出，对它们的指控证据确凿，这可能是我三十年来看到的最有力的证据。”

2006年6月，经过为期半年多的审判，最终法院判她们一级谋杀罪名成立。按照法律规定，理应判处终身监禁，但考虑到案发时两人都未满18岁，根据加拿大的《加拿大青少年司法法》，她们作为青少年罪犯，最高刑期只有10年。实际上，她们只需在监狱中服刑6年，之后的4年住进中途之家（一种为特定人群提供过渡性居住和支持服务的机构或场所，在帮助特定人群重新融入社会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）。在这里，虽然依旧接受监管，但相对监狱要宽松得多。

法院还计划将赔付给她们的赔偿金收回，可她们当初拿到钱之后，立马开始大肆消费，被捕之时只剩下48487美金，这些钱被追回后，转交给了琳达的小儿子罗伯特。

另外，那位帮姐妹俩出谋划策，并提供了5颗泰诺药丸的男同学，也被定罪，被判处8个月的监禁。